



天堂之旅

在战争中,生命是脆弱的、苍白的……
在炼狱中,友谊是纯真的、灿烂的……

[爱尔兰] 詹妮弗·约翰斯顿◎著
王丽娜◎译 原江◎校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天堂之旅

在战争中,生命是脆弱的、苍白的……
在炼狱中,友谊是纯真的、灿烂的……

[爱尔兰] 詹妮弗·约翰斯顿◎著
王丽娜◎译 原 江◎校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之旅/(爱尔兰)詹妮弗·约翰斯顿著;王丽娜译 原江校.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9

(爱尔兰文学丛书)

ISBN 978-7-222-05013-6

I. 天… II. ①詹… ②王… III. 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440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23-2006-005

Copyright©Jennifer Johns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责任编辑:董郎文清

装帧设计:窦雪松

责任印制:施建国

书 名	天堂之旅
作 者	(爱尔兰)詹妮弗·约翰斯顿 著 王丽娜译 原江校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40千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5013-6
定 价	15.00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因着我大小是个军官、而且还是一位绅士的缘故，他们就把我的笔记本、钢笔、墨水和稿纸交还给我，所以我在等待之余还可以写点什么。并非出于什么原因，我对活着的人一个也不喜欢。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小时之外，我几乎没有未来，这一事实似乎并没有过度地烦扰我。毕竟，无论前途在哪里，对我而言同样都是不可预知的。于是，在那些打发时光的日子里，陪伴我的只有过去发生的一切。而在这一连串不可靠的记忆中，我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任意杜撰所发生的事情中有哪些是值得记录的。这里没有空间让你沉思或者给你希望，哪怕只是做个美梦。很奇怪，我想我就喜欢这样。

我已经和父母中断了联系。对于其他人，当一切都结束时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与父母取得联系；但对我而言，这一切已成定局。为尊贵的国王陛下服务！为什么要因为这该死的战争，而延长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感受到的痛苦呢？这痛苦可以要人的命，然而到那时，就像我一样，死亡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我们的心不用再为陛下流血了。

很明显，他们是顾及我高贵的地位才会对我毕恭毕敬，然而却又对此秘而不宣，之所以这样做肯定是唯恐我发火——心存邪念的人是多么可怕啊！

格伦丁宁少校一直没在身边，有此等福气我由衷地感激。如今他再也

无法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但我猜他是不会为此而彻夜不眠的。

每当想到这儿，我总要情不自禁地赞美他。

到目前为止进攻仍在继续着。在一片悲凉的土地上，耸立着一座被层层叠叠的树木覆盖着的小山，那种景象只有在梦里的家乡才能够见到。还有一座农场，以及一排无顶小屋，原本默默无闻之地如今却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对许多人而言，无论他是英雄还是懦夫、是主人还是奴隶，这里都是世界的尽头。毫无疑问，无论是谁，在这里都将经历风雨——一场绵延不绝、罪恶的春雨。

随军牧师不时地来采访我。昨天，他还给我看了戴在他那法兰绒长袍下的金色十字架——十字架似乎是嵌进了斜在他胸前的黑乎乎的胸毛里。

“你有信仰吗？”他问道。

他看上去煞有介事，而在措词上则显得更老于世故。他提问时有些局促不安，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在问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也许现在该想想了。”

我希望他尽快消失。我过去不想、现在就更不想作激烈的思想斗争了，只有那些无事可做的人才有此等闲情逸致。



“牧师，现在谈这个问题恐怕为时已晚。信仰是安慰那些活人的，和我这个行之将死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可你还活着。”

“法律意义上是如此。”

“也许能宽宥……”

“我很宽慰的，谢谢你。我……我一直想知道你为什么……你知道的，你……”我伸出手来摸了摸他的领圈，“是的，你们这些传达上帝福音的使者，似乎使我们这些惧怕死亡的人能获得一丝满足。到上帝那儿去享受快乐吧。在上帝出现之前，让我们唱一首歌吧！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这首歌是在这残酷的战场上写的，我将乐意奉献一曲。

天堂之旅有多远？

九十英里，长官……

黄昏之前能赶到吗？

是的，还可以回来，长官……”

我与其说是在唱歌，还不如说是在嘶鸣。他沮丧地举起了一只手臂，说：“你的轻浮使我心神不安。”

“对不起，你不必如此，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面对死亡的方式。”

于是他把十字架放回到衬衫里系牢，不久就悻悻地离开了。很遗憾我让他觉得失望了。

在孩童时代我就是孤独的。我无意为自己辩护，而仅仅是在讲述一个事实。由于传统的等级观念和教育制度，我被隔离起来，无法与周围同龄的孩子一起玩耍。我并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反正有一群淑女负责教我各式各样的课程。直到十岁那个充满幻想的年纪，我才被托付给一个教区的助理牧师。我猜他是为了补贴微薄的收入，才会尽量每天花费几个小时来教我数学、英国文学和零星的法语语法，当然还有拉丁语。拉丁语是他的专长，每当我们打开众多书籍当中的一本，在一起翻译的那一瞬间，他就会变得神采奕奕。在那些特别不开心的日子里，我会一边笨拙地结结巴巴地读着那些词句，一边幸灾乐祸地偷眼瞟着他脸上露出的那明显心不在焉的喜悦。他的身上隐隐散发出一股薄荷的气味。每隔一两个小时，他就会把白净的手指偷偷伸进腰包里，像犯罪一样小心地拈出一片薄薄的白色糖片塞进嘴里。

还有一个钢琴教师，他常常每星期从都柏林乘火车来一趟。除了他作为一个教师的无能和最后离开的原因之外，我对他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在每一堂课快要结束之前，母亲都会走进客厅，坐在椅子上不停地长吁短叹，为我的进步甚微而感到忧郁。他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一见到母亲就魂不守舍。他的手会发抖，并且，每当他看着我弹琴的时候，就会开始心烦意乱地刮剥着夹克衫前襟上那些发硬的食物残渣留下的黑色污迹。客厅里洋溢着苹果树和焦炭的气味，到秋季，堆放在落地窗深处的花盆里的菊花会发出岁末的苦涩气息。黄色、金色、古铜色和白色的花影就像房间里燃起的第二簇火焰，映在黑色的斯坦威钢琴盖上。与这花丛锦簇的优美景致相比，音乐老师反而显得滑稽可笑，格格不入。



他会站起身来走向我的母亲，在走过地板时就向她鞠上一躬。在他忧伤的鞋底下面的蓝色地毯上，成群的金色鸟儿在一道道巨形弧线上飞翔着。那一定是在秋季，因为花儿的气味和他的话音一起纠缠在我的脑海里。

“是的。噢，是的。他进步得非常快……这个小家伙。您注意到了……是的……进步……我感觉到了。我真心希望您也能感觉到……”

他说话时无神的眼睛抽搐着，手指不停地比比画画。我悄悄地想，哪儿有个地洞可以让他钻进去。

“……满意。”他说出这个词时又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她厌恶地把头稍稍地扭开了。

“哦？是的，有进步。我想，是有点进步。”

她挥挥手示意他走开，他挺直了身子。我坐在钢琴面前一动不动。我已经养成了聆听一支美妙音乐的好习惯，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一把一动不动的椅子，也可以变成一束深藏不露的鲜花。

“摩尔夫人，您这么高的天分，已经完全遗传给这个……嗯……小家伙了。”

忽然他想起了那些污渍，于是急忙张开他长长的灰色手指捂在了胸前，他的手活像海滩上两条僵死的海星。我轻轻地弹出一串琶音，而母亲则不耐烦地向门的方向挥了挥手。

“你的火车，凯夫先生。我的意思是你不要误了……”

“不，不。当然不会。哦……”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张望着房间四周，仿佛要在他今后昏暗的日子里努力记住它。“我这就走。时间和……”

哦，哈……火车不等人。”

他再次向母亲躬身行礼。她的嘴唇微笑着，但是眼睛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他转身对我说：

“还有你，你这小家伙……从现在到下星期二，要抓紧练习啊！”

他恋恋不舍地向门口走去。我突然对他产生了某种依恋，我记不起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只记得自己滑下琴凳跟着他走出房间，然后穿过昏暗的大厅。迷茫中，他伸出一只手慈爱地抓紧了我的肩膀。

“多美的女人，老天真长眼。所以……”他说不出话来了。

“你真走运，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妈妈。”

“您穿外套了吗？”

我的双手使劲拧着铜制的门把手，门开了，吹进一缕东风。几封信在长长的餐桌上飘动着，好似即将飞出窗格的、因受惊而扭曲的火苗，不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

“外套？我没有外套，小家伙。”他苦笑了一下。“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冷。”

我想，他在撒谎。我已经说过，他是一个男人，在他的生命里从未感受过温暖，或者说，片刻的欢愉。他勇敢地走出大门，迈进黑夜，在走下台阶前又鞠了个躬。

我回来时父亲已经在客厅里了。我就站在门外的斜墙边听着他们的谈话。

“……可是他必须走！我只是不想以后在这栋房子里见到他！”

“我亲爱的艾丽西亚，你真荒唐。”



“不，这一点也不荒唐！”

“可是该让我说什么好呢？”

“你在找借口！你肯定以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就算是吧！他身上的气味真让人恶心！”

“这种话我可说不出口！你现在真是反复无常！”

我听到她穿过房间时裙子划过地面的沙沙声。

“他肯定有病！某种可怕的病！我觉得他正在四处传播着这种疾病！”

她打开窗子，风呜呜地吹了进来。

“他就像一个被生活吞噬的人，只留下了这种可怕的气味……再来一点，再来点儿空气。”

在叹息声中又一扇窗户被打开了。

“可他是一个好老师，你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弗雷德里克，我再也无法忍受让他继续呆在这栋房子里了！我说的很清楚——我要亲自教孩子！”

父亲沉默了很久，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的声音里也不会有任何的激情。只是有时候他会捏紧拳头，做出一个好像要打人的架势。母亲似乎从未注意到这一点，或是她即便注意到了也不会对此感兴趣。

“你就快要将‘他把疾病和贫穷引进我的客厅里’写下来了！不是吗？”这不像是个问题，反而像一道指令。我听见父亲轻轻叹了口气。

“如果你坚持这么做。”

“噢，当然，我会的。”

钢琴老师再也没有出现过。在钢琴课结束后不久，母亲很快就对我笨拙的指法感到厌烦或者说是恼怒了。

就我所知，肯定是在我十二岁时，上学的事情才提到了日程上。餐厅在白天无人光顾。它坐南面北，冰冷的光线常常无情地照射在墙壁上和家具上。我只和他们一起吃午餐，早餐和晚饭则一个人在教室里用。最起码我学会看书了，或者会在作业本上潦草地画着在规定时间内尚未完成的作业。我从不介意孤独，现在我想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当时根本就不懂事儿。即便是和父母在一起时我也很孤独，我是唯一能够排遣他们寂寞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他们过着封闭的生活，相反，他们作为主人非常优秀，慷慨大方；作为客人，我猜想他们也是非常地活跃。但是，当他们生活的这一面落幕时，他们俩就都会隐居到自我的世界中去。他们唯一碰面的场合，就是会见孩子的时候。

那天，午餐即将结束，奶酪和芹菜的残渣仍留在桌上。透过窗户，我能看到远处大路旁耸立着的栗树底下几乎完全盛开的泛着涟漪的水仙花。一匹身后跟着匹小马驹的母马，把春草啃得干干净净。

“那么，孩子，你觉得去学校怎么样？嗨，我说亚历山大？”

这个问题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但还是母亲替我搪塞了过去。

“弗雷德里克！”她的语气中带着警告。

他朝她笑笑，但这笑容短促得几乎无法让坐在餐桌另一头的她感受到。

“嗨，我的孩子，那事儿怎么说？”

“我真的没有想好，父亲。”

“那就好好想想。是时候了——遇上几个同龄的孩子，开阔一下眼

界，长长见识，做做游戏。”他说话时的语气并不太坚定。“请把芹菜递给我，还有其他吃的。”

我把芹菜递给他。

“宾厄姆先生做这些绰绰有余。”她的口气比从北边吹来的东北风还要冷。

“也许见见世面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宾厄姆先生还可以上其他的课……”

“他已经很不错了，弗雷德里克。你不要让他过度劳累了。”

“你认为他已经很不错了，亲爱的？我看出点苗头了。他刚刚才饱饱地吃了一顿。”

“德斯蒙德博士……”

“德斯蒙德博士是一头蠢驴！”

“弗雷德里克，并非此前……”

“我亲爱的宝贝，你很清楚德斯蒙德博士非常愿意说出你想让他说的任何话。”

“你真是无聊透顶！”

我望着水仙花，没有开口说话。他们的话源源不断地向我滚滚而来，又涌到锃亮的餐桌的那一头。他们谈话的内容千篇一律，就像某种可怕的游戏：除了不像正规游戏之外，胜者总是同一个人。他们从不抬高音调，但那富有涵养的嘴里说出来的却全是恶毒冷酷的词语。一圈圈绿色的苹果皮正从母亲的指间剥落，掉在盘子里。

“我们很久以前就彼此心照不宣了，你还记得吗？你记得很清楚——

完全可以肯定——是那次孩子得肺炎的时候。”

“情况已经不同了。”

“没什么不同的！情况根本就没变！”

她把一片苹果塞进嘴里紧紧地咬着。父亲无力地叹了口气，把餐巾沿着印痕认真折好。

“宾厄姆先生魅力十足！”母亲说。

“他的魅力不在我们谈话的范围内！”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想单独和你呆在这栋房子里。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大概你并不相信我吧！”

“我很想相信你。其实，我几乎一直都在相信你——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再说一遍！”

“就是这样！”

我肯定是不安地挪了挪身子、喘着粗气或是别的什么，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你可以走了，亚历山大。”

“谢谢。”

我跳下椅子离开了房间。我能感觉到在我穿过漫长的过道时，他们注视着我的眼神。

就这样我错过了接受正式教育的良机，尽管这对我有无限的好处。也许我发现目前的局面对我更为有利？我对此产生了怀疑。不管我以前自己往脑袋里装了什么东西，宾厄姆先生教给了我一些基本的事实。我不得不



承认，我非常缺乏合作精神。

杰瑞总是在我的身边，马厩的院子里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灵敏敏捷，总能避开马的蹄子，他还有一副能够迅速制服人的铁拳。在看清他的脸之前，我先注意到的是他的脚，在夏天它们是光着的，又灰又脏，脚掌就像我昂贵的黑色皮鞋的鞋底一样，坚硬如石，不畏荆棘，不透风雨。冬天他穿着一双成人的靴子笨重地挪动着脚步。我们从不说话，甚至很少点头打招呼，但我明白他不仅是因为马才在那儿的。而他就像了解马光亮的毛皮一样了解我。

在我们住的房子南面偏下一点的地方有一片湖。在夏季，远处草坪上厚厚的树木和灌木丛的落叶挡住了落地窗的视线。在冬季，你总能看清楚那一湾浅灰色的潺潺流水，它有时会在几分钟之内变成耀眼的银链，有时又会变成吐着泡沫的蓝色波浪，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再往远处，一片沼泽地向群山的石头顶峰延伸着，使我们与世隔绝。从春季荆豆花开放时的金色灿烂，到晴朗冬日的阴暗，还有雨后的波光粼粼，群山就像杰瑞的脚那样，同样经历着四季的交替。有几个清晨，当我向窗外望去的时候，群山显得如此亲近，以至于我禁不住把一只手伸出玻璃窗外想去触摸它们。有些时日它们却又显得并不实在，苍白无力，就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长官，要是我能在黄昏之前赶到那儿，肯定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一年当中有九个月天鹅都在水面上游来游去。有时候翅膀呼啦啦一张就飞走了，直到筋疲力尽，它们就会像飞旋上天的大碎纸片那样惬意地飘浮在风中。母亲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喝完茶之后，沿着砾石路走到湖边去喂天鹅。它们会吃光她手里松软的蛋糕、或是餐桌上剩下来的碎成片状的薄如

细纸般的面包屑。它们偶尔也会浮出水面，跟着她走上小路，笨拙地用脚把稀松的砾石弄得到处都是。她会转过身来挥手让它们走开，并且不带惊吓地轻拍手掌以示警告。

“大地不属于你们，我亲爱的。走吧。嘘！走吧。”

有一次，我听到她用一种异于平常的温柔嗓音在召唤它们。刹那间，我对她萌生了一种朦胧的爱恋。

母亲走的这条小路不是通往湖边唯一的一条路。在树荫底下，冷酷的绿色道路直通山下的村庄，更远处则是沼泽和群山。在这里如果没人看得见，你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脱掉鞋子，因为只有在夏季最干旱的时候，道路才不会在你的鞋子上留下厚重的灰色泥痕。我会把袜子塞进鞋子里，接着把鞋子整齐地放在一株矮树底下。然后，我会走到长满青苔的低矮的树枝下面。开始的几次会回过头去看看有没有被人发现，接下来就高高兴兴地在飞蝇嗡鸣的潮湿的阴影中忘乎所以了。柳树边有一片开阔地，那儿的道路变成了柔软的草皮，往下直接滑向水边。在这里我可以尽情地畅游，从不会被人看见。由于父母都认为我身体虚弱，所以只有在盛夏最炎热的日子里，当母亲经常走的那条小路上的砾石烫得足以灼透我穿的轻便夏鞋的鞋底时，他们才会允许我去游泳。

大约是在五月初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搭上了话。水仙花开了又谢，天气已经变暖，许多绿芽破土而出，栗树的枝条到了最粗壮的时候。我刚从阴影中踏上草坪，柳树底下突然传来一阵声响以及“扑通”一声的入水声，我的心猛地一惊。这些年来一直有人告诫我有关吉普赛人的事。我蹑手蹑脚地穿过草坪，现在蚕伏在我脚下的这条路可真够长的。树底下放

着一堆衣服，没有其他生命的迹象，万籁俱寂。我抬起衣服藏到一株灌木底下，然后走到水边等待着那个入侵者的出现。

“下来吧。为什么不下来？”

一个声音从湖那边传了过来。他开始游向我，我认出了那张春风满面露齿而笑的脸，是杰瑞！

一直等到他站在我身下齐腰深的水里时，我才开口说：

“你不知道这里是私人领地吗？”

他向水里吐了一口——这不算是挑衅，仅仅是蔑视——那滴唾液慢慢地漂走了。

“你在非法入侵。”

“是吗？”

“我可以控告你。”

“是吗？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去呢？”

我觉得有点犯傻。他用微微发红的清澈的蓝眼睛盯了我很久，大概是熬夜熬得太晚或者一直在哭吧。我想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哭过的人。

“这里有足够的空间给我们俩，”他最后说道，“下来吧。”

我迟疑了。他转过身去，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当他浮出水面时，已经游了大约有二十码远了。他向我招招手，水花从手臂上四溅开来。我脱下衣服，慢慢地滑下草坪蹚进湖水里。

毫无疑问，和别人一起游泳更有意思。然而，天气还不够暖和，不能呆得太久。我们爬出水面回到岸边，站在草地上相互对视着。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赤身裸体的人，他的个子比我小得多，小树枝一样干瘪的肋

骨似乎要把白色的皮肤戳破，他的腿有点弯曲，体毛像我一样刚刚开始在身上懒洋洋地长着。

一阵微风拂动了树叶，打在我后背湿漉漉的皮肤上。“在没弄清对方情况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听到自己发出的警告声。我打了个冷噤，然后开始咯咯地发笑。

“我拿了你的衣服，把它们藏起来了。”

“藏在哪儿？”

“我不告诉你。”

“我会让你开口的。”

“那是不可能的。我个子比你大。看！差不多高出一英寸！”

我神气活现地向他迈了几步。

“那不算什么。”

“你只不过是矮子。”

“不管矮不矮……”

他向我扑了过来，我们都跌到地上。他比我强壮得多，我比他灵活得多。

“矮子，是吗？是吗？是吗？”

他把我的脸按在草丛里。我摇了摇头，他才把手松开一点。

“说——你是一个巨人大英雄。”

“你是一个该死的巨人大英雄。”

“是世界上最、最伟大的巨人大英雄。”

“你这个世界上最高最该死、最伟大最讨厌的巨人，最凶恶的大